

書名 四大奇書第一種一百二十回
撰者 明 羅本 撰，清 毛宗崗 評
卷一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134
編號 D8633500

(2)

3017

卷一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33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13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四大奇書第一種一百二十回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草木百年新雨露

復見天

亂離間

我輩堪欽

與真赤心當

地煞威名逢

命閑閑水滸全

塞滄可托六尺孤能

義禮智天成浩然沛乎

詞曰人稟陰陽二氣仁

詞曰

金陵興賢堂梓行

東原羅貫中編輯

忠義水滸傳一老

將與先有天公地公人公三小寇以引之亦如

人謂魏得天驍吳得地利蜀得人和乃三大國

斬黃中英雄首立功

宴桃園豪傑三結義

第一回

付笑談中

以詞起
以詞結

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

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白髮魚樵江渚上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

詞曰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之一



3 1 2 3 4 5 6 7 8 9 10

23.0/11
(2)

双紅堂
小說
134⁽²⁾

忠義水滸傳一卷

東原 羅貫中編輯

金陵 興賢堂梓行

詞曰人稟陰陽二氣仁

義禮智天成浩然沛平

塞滄冥可托六尺孤能

寄百里命閑閑水滸全

傳論天罡地煞威名逢

場何辨偽與真赤心當

報國忠義實堪欽

紛紛五代亂離間

一旦雲開復見天

草木百年新雨露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之一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詞曰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

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白髮魚樵江渚上

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

付笑談中

以詞起
以詞結

第一回

宴桃園豪傑三結義

斬黃中英雄首立功

人謂魏得天時吳得地利蜀得人和乃三大國

將興先有天公地公人公三小寇以引之亦如

車馬萬里舊江山

尋常巷陌陳羅綺

幾處樓臺奏管絃

人樂太平無事日

鶯花無限日高眠

此詩乃是宋太祖朝中一

個名儒姓邵諱堯夫道號

康節先生所作為五代衰

唐干戈不息宋李石劉郭

梁唐晉漢周都來十五帝

播亂五十秋天道循環來

馬營中生下太祖武德皇

帝來紅光滿天異香經宿

劉季將為天子有吳廣陳涉以先之劉秀將為

天子有赤眉銅馬以先之也以三寇引出三國

是全部中賓主以張角兄弟三人引出桃園兄

弟三人此又一回中賓主

今人結盟必拜關帝不知桃園當日又拜何神

可見盟者盟諸心非盟諸神也今人好過譜往

往非族認族試觀桃園三義各自一姓可見兄

弟之約取同心同德不取同姓同宗也若不信

心而信神不論德而論姓則神道設教莫如張

角三人同氣連枝亦莫如張角三人矣而彼三

人者其視桃園為何如耶

齊東絕倒之語偏足煽惑愚人如蒼天已死黃

不散乃是上界霹靂大仙

下降英雄勇猛智量寬宏

一條桿棒打四百座軍州

却姓趙掃清寰宇蕩淨中

原國號大宋建都汴梁九

朝皇帝班頭定四百年開

基帝王因此邵堯夫讚道

一日雲開復見天正如教

百姓再見天日之面那時

西岳華山有個陳搏處士

一日騎驢下山由華陰道

上正行間聽得人說如今

東京柴榮讓位與趙檢點

天當立是已且安知南華老仙天書三卷非張

角謬言之而眾人妄信之乎愚以為崇黃巾稱

黃天由前而觀則黃門用事之應由後而觀則

黃初改元之兆也

百忙中忽入劉曹二小傳一則自幼便大一則

自幼便好一則中山靖王之後一則中常侍之

養孫低昂已判矣後人猶有以魏為正統而書

蜀兵入寇者何哉

許邵曰治世能臣亂世奸雄此時豈治世耶邵

意在後一語操喜亦喜在後一語喜得惡喜得

險喜得直喜得無禮喜得不平常喜得不懷好

意只此一喜便是奸雄本色

登基陳搏先生心中歡喜
以手加額在驢背上大笑
人問其故那先生曰庚申
年間受禪開基即位十七
年天下太平自此定矣傳
位與御弟太宗在位二十
二年傳位與太子仁宗乃
是上界赤脚大仙降生之
時晝夜啼哭不止朝廷出
榜召人醫治帝遣太白
星下界化作一老叟揭榜
真宗召入內宮看視太子
已在太子耳邊說八個字
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國分爭
并入於秦及秦滅之後楚漢分爭又并入于漢漢朝
自高祖斬白蛇而起義一統天下後來光武中興傳
至獻帝遂分為三國推其致亂之由始始於桓靈二
帝出師表曰嘆息痛恨于桓靈故從桓靈說起桓靈
帝不用十常侍則東漢可以不為三國劉禪不用黃
皓則蜀漢可以不為晉國桓帝禁錮善類崇信宦官
此一部大書前後照應起桓帝禁錮善類崇信宦官
及桓帝崩靈帝即位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共相輔
佐時有宦官曹節等弄權竇武陳蕃謀誅之機事不
密反為所害中涓自此愈橫將說何進先以建寧二
年四月望日帝御溫德殿方陞座殿角狂風驟起只
見一條大青蛇從梁上飛將下來蟠于椅上白蛇斬
青蛇見而漢危青蛇白蛇遙遙相對惟願惟
此女子之附詩人正女子一類也故有此兆
帝驚

云文有文曲武有武曲太
子便不啼哭那老叟化一
陣清風而去是玉帝差兩
座星辰下來輔佐這朝天
子文曲星是開封府玉龍
圖閣大學士包拯武曲星
是征西夏國大元帥狄青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改了
幾個年號自天聖元年癸
亥登基至天聖九年天下
太平五谷豐登萬民樂業
九年謂之一登自明道元
年至皇祐三年這九年民
事陷豈於罪放歸田里後張讓趙忠封爵琅玕曹節
倒左右急救入宮百官俱奔避須臾蛇不見了忽然
大雷大雨加以水雹落到半夜方止壞却房屋無數
建寧四年二月洛陽地震又海水泛溢沿海居民盡
被大浪捲入海中水將光和元年雌雞化雉此兆尤
官以男子而淨身則雄化為雌矣六月朔黑氣十餘
以闖人而于政則雌又化為雄矣五原五原地名山岸
丈飛人溫德殿中秋七月有虹見於玉堂五原山岸
盡皆崩裂種種不祥非止一端先論災異帝下詔問
羣臣以災異之由議郎蔡邕上疏以為蜺隕現音見化乃
婦寺于政之所致言頗切直首卷書以蔡邕起以董
也使不失身董卓則三國志當成于蔡邕之帝覽奏
手豈成手陳壽之手哉作者殆為中郎惜之帝覽奏
嘆息因起更衣曹節在後竊視悉宣告左右遂以他
事陷豈於罪放歸田里後張讓趙忠封爵琅玕曹節

亦博是謂之二登自皇祐侯覽登碩程曠憂悼郭勝十人朋比為奸號為十常
 四年至嘉祐三年這九年侍帝尊信張讓呼為阿父有此張父自然生出張角等兄弟三人來朝政
 田禾六熟謂之三登一連自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亂盜賊蜂起時鉅鹿郡有兄
 第二十七年號為三登之世弟三人以此兄弟三人引出一名張角一名張寶一
 直至嘉祐三年春聞瘟疫名張梁那張角本是箇不第秀才脫儒冠而裹黃巾
 盛行自江南直至兩京民不安生各處由秦甯有開負却秀才名色
 封府至包待制親將惠民一洞中以天書三卷授之曰此名太平要術汝得之
 和濟局方自出榜文合藥當伐天宣化普救世人若萌異心必獲惡報若無此
 救治萬民那裡醫治得文信角拜問姓名老人曰吾乃南華老仙也言訖化陣
 武商議何候早朝奏知天清風而去此事誰見來是張角自言之而人角得此
 子事天書神機處不知如何書曉夜攻習能呼風喚雨號為太平道人稱謂中平
 何重三十大員天雷下元年正月內疫氣流行張角散施符水為人治病自

臨九世七十二座地終降

稱大賢良師名張角有徒弟五百餘人雲遊四方

在人間動宋國乾坤開

皆能書符念咒次後徒眾日多角乃立三千六方大

遍趙家社稷有詩為証

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稱為將軍書符念

萬姓熙熙化育申

遣鬼為將奈何以人為將平稱道此言蒼天已死黃

三登之世樂無窮

人稱師又稱將軍名號愈出愈奇言其不第也○漢

豈知禮樂笙歌治

天當立將與有赤道自格之奇誠漢將亡有蒼天黃

變作干戈劍戟叢

天之妖言亦白蒼黃言又云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令

水滸寨中屯壯勇

人各以自書甲子二字于家中大門上青幽徐冀

梁山泊內聚英雄

荆場充豫八州之人家家侍奉大賢良師張角名字

細推亂世興亡數

天子所呼張讓為父天下安得不奉張角為師角遣其黨馬元義暗齎金帛

盡屬陰陽造化功

結交中涓封謂以為內應外寇必結角與二弟商議

第一回

張天師祈禳瘟疫

日垂難得者民心也今民心已順若不乘勢取天下
 誠為可惜遂一面私遣黃旗約期舉事一面使弟子

洪太尉誤走妖魔

絳幘維人報曉籌
尚衣方進紫雲裘
九天閭闔開官殿
萬國衣冠拜冕旒
日色隨臨仙掌動
香烟欲傍蕊龍浮
朝罷須裁五色詔
珮聲歸回鳳池頭
却說仁宗在位嘉祐三年
三月三日駕坐紫宸殿受
百官朝賀但見
祥雲迷鳳閣瑞氣罩龍

唐州馳書報封諸唐州乃徑赴省中告變

友作首人可見內帝召大將軍何進何進調兵擒馬
寇更惡于外寇何進
元義斬之次收封諸等一千人下獄便後張角聞知
事露星夜舉兵自稱天公將軍張寶稱地公將軍張
梁稱人公將軍三國引乎申言於眾曰今漢運將
終大聖人出汝等皆宜順天從正以樂太平四方百
姓畏黃巾從張角反者四五十萬奉天而畏黃賊
勢浩大官軍望風而靡何進奏帝火速降詔合各處
備禦討賊立功一面遣中郎將盧植皇甫嵩朱雋各
引精兵分三路討之且說張角一軍前犯幽州界
分幽州太守劉焉箇姓劉的引也乃江夏竟陵人
氏漢魯恭王之後也魯恭王之後引出當時聞得賊

樓台烟柳柳旌旂

露宮花迎劍戟天香影
裡玉簪珠履象丹墀仙
樂聲中綉襖錦衣扶御
駕珍珠簾卷黃金殿上
現金草鳳羽扇開白玉
瑤前傳寶簾隱隱靜觀
三下响層層文武兩班
齊

兵將至召校尉鄒靖計議靖曰賊兵眾我兵寡明公

宜作速招軍應敵劉焉欲其說隨即出榜招募義兵
榜文行到涿縣引出涿縣中一箇英雄方入此卷正
商英那人不甚好讀書便與下弟性寬和寡言語
怒不形於色素有大志專好結交天下豪傑生得身
長八尺兩耳垂肩雙手過膝目能自顧其耳面如冠
王唇若塗脂中山靖王劉勝之後漢景帝閣下立孫
可知奇漢姓劉名備字立德昔劉勝之子劉良漢武
是正統時封丞鹿亭侯後坐酎金失侯宗清俱助於金
色有不佳者因此遣這一枝在涿縣立德祖劉雄父
劉弘引會舉孝廉亦嘗作吏早喪立德幼孤事母至
孝然則昭烈之事母勝家貧取屨織席為業漢武用

時有宰相趙咨奏曰今京師瘟疫
傳出班奏曰今京師瘟疫
盛行民不聊生伏望陛下
釋罪寬恩省刑薄稅以禱

漢書

六火救濟萬民天子聞奏計則初宗滿以政光武起于田家往來縣樓桑村其

急敕翰林院草詔一面頒問昭烈起于穢庶可加褒哉家往來縣樓桑村其

赦天下罪囚應有民爵稅蓋相者云此家必出貴人只為此一快系使南陽

賦悉皆赦免命在京官觀立德幼時與鄉中小兒戲於樹下曰我為天子當乘

寺院修設大懸禱火不料此車蓋天不富如是耶與此合叔父劉元起奇

其年渴疾轉盛仁宗復會其言曰此兒非常人也因見立德家貧常貧貧之好

百官計議亦知政事范仲年十五歲母使游學嘗師事鄭玄盧植與公孫瓚

淹奏曰目今災疫大行民等為友以上是立德及劉焉發榜招軍時立德年已

不聊生以臣愚見可宜嗣二十八歲矣當日見了榜文慨然長嘆此一嘆嘆出

漢天師來朝修設三千六隨後一人厲聲言曰大丈夫不與國家出力何故長

百羅天大懸可保民間瘟疾仁宗准奏急令翰林學而來立德回視其人身長八尺豹頭環眼額虎

疾仁宗准奏急令翰林學士草詔一道御筆親書并發若巨雷勢如奔馬又引出一立德見他形貌

士草詔一道御筆親書并降御香一炷欽差內外提帶問其姓名其人曰某姓張名飛字翼德世居涿郡

點殿前大尉洪信為使前頗有莊田賣酒屠猪專好結交天下豪傑與立德恰

往江西信州龍虎山請天繼見公看榜而嘆故此相問立德曰我本漢室宗親

師張真人星夜臨朝洪信姓劉名備今聞黃巾倡亂有志欲破賊安民恨力不

領了聖勅辭別天子旨下能故長嘆耳飛曰吾願有資財當召募鄉勇與公同

詔書御香與數十人上馬舉大事如何畢竟有益財者立德甚喜遂與同入村

離京遠投信州貴溪縣來店中飲酒正飲間見一大漢推著一輛車子到店門

干路上但見首歇了入店坐下便喚酒保快斟酒來吃我待趕入

迺山管翠遠水澄清育城去投軍而來立德看其人身長九尺鬚長二尺面

花綺錦綉鋪齒嫩柳垂如重疊層若塗脂丹鳳眼臥蠶眉相貌堂堂威風凜

金絲拂地風和日暖時又引出一首英雄○寫立德先過立德就邀他同

過野店山村路直沙平張公久遇關公敘法參差有立德就邀他同

夜宿郵亭驛館羅衣薄坐叩其姓名其人曰吾姓關名羽字雲長後改雲長

漢書卷之六

陌中

洪信在途不止數日來到

信州大小官員迎接畢即

差人報知上清觀次日眾

官送天尉至龍虎山三清

殿上將詔書供養于香案

上眾道官獻茶訖洪太尉

問曰天師今在何處道官

稟曰這天師號曰虛靖

天師性好清高自向山頂

結茅菴修真養性太尉

曰今天子官詔如何得見

道官曰天師雖在山頂其

實能駕霧騰雲跡跡不定

貧道等亦難得見太尉曰

目今京師瘟疫盛行丹書

來詔天師要設大醮以禳

天災似此奈何道官曰若

太尉誠心齋戒沐浴休帶

從人自背詔書步行上山

禮拜叩請天師方能得見

太尉曰俺從東京吃素到

此依着你說明日沐浴換

了新布衣腳穿草履背上

丹詔手提御香衆道官送

張翼德逃難湖五六年矣今聞此處招軍破賊特

同姓

當於園中祭告天地我三人結為兄弟協力同心然

後可圖大事黃巾賊有三苗姓張的弟兄不如張翼

德為兄關羽次之張飛為弟祭罷天地復宰牛設酒

聚鄉中勇士得三百餘人就桃園中痛飲一醉如此

值得醉來日收拾軍器但恨無馬匹可乘正思慮間人

報有兩箇客人引一駁件備趕一群馬投莊上來得來

喚立德曰此天祐我也三人出莊迎接原來二客乃

中山大商一名張世平一名蘇雙每年往北販馬近

因寇發而回立德請二人到莊置酒管待訴說欲討

賊安民之意二客大喜願將良馬五十匹相送又贈

金銀五百兩鎗鐵一千斤以資器用大是立德謝別

二客便命長匠打造雙股劍雲長造青龍偃月刀刀名

可又名冷艷鎗奇重八十二斤張飛造丈八點鋼

矛各置全身鎧甲共聚鄉勇五百餘人來見鄒靖鄒

同姓

曰於桃園中備下烏牛白馬祭禮等項三人焚香再

拜而說誓曰念劉備關羽張飛雖然異姓既結為兄

弟則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不求

同年同月同日生只願同年同月同日死千古盟誓

誓曰這天師號曰虛靖

天師性好清高自向山頂

結茅菴修真養性太尉

曰今天子官詔如何得見

道官曰天師雖在山頂其

實能駕霧騰雲跡跡不定

貧道等亦難得見太尉曰

目今京師瘟疫盛行丹書

來詔天師要設大醮以禳

天災似此奈何道官曰若

太尉誠心齋戒沐浴休帶

從人自背詔書步行上山

禮拜叩請天師方能得見

太尉曰俺從東京吃素到

到山後相別那信口誦
天尊寶號縱步上山果然
好座大山正是

根盤地角頂接天心遠
觀磨斷亂雲痕近看平
吞明月魄高低不等謂
之山側石道謂之岫
孤嶺崎嶇謂之路上面
極平謂之頂頭圓下壯
謂之纏隱虎藏豹謂之
穴隱風隱雲謂之崖高
人隱居謂之洞有境有
界謂之府樵人出沒謂

之徑能通車馬謂之道
流水有聲謂之澗古渡
源頭謂之溪若崖滴水
謂之泉千峯競秀萬壑
爭流瀑布斜飛藤蘿倒
掛虎嘯時風生谷口猿
啼處月墜山腰恰似青
黛染成千塊玉碧紗籠
罩萬堆銀

洪太尉過了數個山頭看
看脚酸跟軟心中想曰我
是朝廷貴官何曾受這等
苦楚只見山回裡松樹肯

靖引見太守劉焉三人來見畢各通姓名玄德說起

宗派劉焉大喜遂認玄德為姪方作尚張之兄不數

日人報黃巾賊將程遠志統兵五萬來犯涿郡劉焉

令鄒靖引玄德等三人統兵五百看他以五百前去

破敵玄德等欣然領軍前進直至大興山下與賊相

見賊眾皆披髮以黃巾抹額當下兩軍相對玄德出

馬左有雲長右有翼德揚鞭大罵反國逆賊何不早

降程遠志大怒遣副將鄧茂出戰張飛挺丈八蛇矛

直出手起處刺中鄧茂心窩翻身落馬極寫程遠志

見折了鄧茂拍馬舞刀直取張飛雲長舞動大刀縱

馬飛迎程遠志見了早吃一驚措手不及被雲長刀

起處揮為兩段極寫雲長龍刀後人有詩讚二人曰

英雄落難在今朝 一試才分一試刀

初出便將威力展 三分好把姓名標

眾賊見程遠志被斬皆倒戈而走玄德揮軍追趕投

降者不計其數大勝而回劉焉親自迎接賞勞軍士

次日接得青州太守龔景謀文言黃巾賊圍城將陷

乞賜救援劉焉與玄德商議玄德曰備願往救之甚壯

劉焉令鄒靖將兵五千同玄德開張投青州來賊眾

見救軍至分兵混戰玄德兵寡不勝退三十里下寨

前以五百而大勝此以五千而小却寫得玄德謂關

張曰賊眾我寡必出奇兵方可取勝乃分關公引一

千軍伏山左張飛引一千軍伏山右鳴金為號齊出

接應先寫關張斬將次寫玄德次日玄德與鄒靖引

後大吼一聲跳出一個馬軍鼓譟而進賊眾迎戰立德引軍便退賊眾乘勢追
睛錦毛白額大虫來太尉趕方過山嶺立德軍中一齊鳴金左右兩軍齊出立
驚時聖後便倒偷眼看那德麾軍回身復殺三路夾攻賊眾大潰立德直趕至
大虫時但見

毛披一帶黃金色爪

銀鉤十八隻睛如閃電

尾如鞭口似血盆牙似

戟伸腰展臂勢猙獰擺

尾搖頭聲震巖山中孤

兇盡齊撼野外獠唐皆

飲泣

那大虫喝太尉左盤右旋

咆哮一回望山坡下跳將

德曰

運籌決算有神功 二虎還須遜一龍

初出便能垂偉績 自應分鼎在孤窮

冀負痛軍畢鄒靖欲回立德曰近聞中郎將盧植與

賊首張角戰於廣宗備首曾帥事盧植欲往助之

甚於是鄒靖引軍自回立德與關張引本部五百人

投廣宗來至盧植軍中入帳施禮其道來意盧植大

去了大尉唬得魂不附體喜留在帳前聽調時張角賊眾十五萬植兵五萬相

口中叫苦云暴時方纔拒于廣宗未見勝負植謂立德曰我今圍賊在此賊

將起來復上山又行口弟張梁張寶在潁川與皇甫嵩宋儋對壘汝可引本

裡嘆氣怨皇上差俺來這部人馬我更助汝一千官軍前去潁川打探消息約

裡教我受這場驚恐說猶期勒捕立德領命引軍星夜投潁川來本要助盧植

未了又一陣風吹得毒氣却使輔助皇甫嵩未得時皇甫嵩宋儋領軍拒賊賊戰不利退入

直冲將來太尉定睛看時敘法變幻長社依草結營高與雋計曰賊依草結營當用火攻

山邊竹藤裡擡出一條雪之遂令軍士每人束草一把暗地理伏其夜大風忽

花白蛇太尉見了叫聲死起正與呼風喚起用相映作趣二更以後一齊縱火嵩與雋各引兵

也倒在磐蛇石邊微微開攻擊賊寨火燭張天賊眾驚流馬不及鞍人不及甲

眼看那蛇時但見四散奔走殺到天明張梁張寶引敗殘軍士奪路而

昂首驚風起側目電光走忽見一彪軍馬盡打紅旗當頭來到截住去路

生動蕩則折峽倒兩呀

走忽見一彪軍馬盡打紅旗當頭來到截住去路

吸則吹雲吐霧鱗甲亂
分千片玉尾稍斜捲一
堆銀

那蛇眼射金光張開大口
吐出舌頭噴那毒氣在大
尉臉上驚得大尉無地藏
身那蛇望山下一溜却
見了大尉方纔扒起口裡
罵那道士戲弄着俺受這
般驚恐尋不見天師時下
去和他說話再要上山去
只聽得松樹背後簫聲吹
响大尉看見一個道士到

此必謂是立德開張來為首閃出一將身長七尺細
眼長鬚官拜騎都尉沛國譙郡人也姓曹名操字孟
德飛來操父曹嵩本姓夏侯氏因為中常侍曹騰之
養子故冒姓曹曹嵩生操小字阿瞞一名吉利曹操

如此豈得與靖王後裔景帝玄孫同日論哉操幼時好遊獵喜歌舞有權
謀多機變操有叔父見操遊蕩無度嘗怒之立德之
其姪曹操之叔父怒言于曹嵩責操操忽心生一
計見叔父來詐倒于地作中風之狀叔父驚告曹嵩
急視之操故無恙嵩曰叔言汝中風今已愈乎操曰
兄自來無此病因失愛于叔父故見罔耳欺其父欺
安得不欺其叔乎立德孝其嵩信其言後叔父但
言操過嵩並不聽因此操得恣意放蕩時人有橋玄

騎馬生橫吹短笛轉出山

凹大尉看那道士重但見

頭縮兩個了鬚身穿一
領青衣腰間條結草來
編脚下芒鞋麻間隔明
張銀齒飄飄並不染塵
埃綠鬚紅顏耿耿金然
無俗態

那牧童大笑指曰你要見

天師麼我早間在

伏侍天師說仁宗天子差

洪太尉來宜我去東京建

醮祈禳瘟疫我今乘鶴駕

者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能安之者

其在君乎南陽何顛見操言漢室將亡安天下者必

此人也二人皆不識曹操汝南許劭有知人之名操

往見之問曰我何如人曹操問之亦不喜劭曰子治世之

能臣亂世之奸雄也二語操聞言大喜稱之為奸雄

便是年二十舉孝廉為郎除洛陽北都尉初到任

即設五色棒十餘條于縣之四門有犯禁者不避豪

貴皆責之中常侍蹇碩之叔提刀夜行操巡夜拿住

就棒責之由是內外莫敢犯者威名頗震後為頓丘

令百世中來敘曹因黃巾起拜為騎都尉引馬步軍

五千前來潁川助戰正值張梁張寶敗走曹操攔住

大殺一陣斬首萬餘級奪得旗幡金鼓馬匹極多張

雲去也。想今不在菴中。你休上山去。太尉曰。你休要說謊。我道童大笑。又吹短笛過山坡去了。太尉尋思想是天師分付他。不如下山去罷。即尋回路奔下山來。眾道士接着請到方丈。坐下道官便問太尉。曾見天師否。太尉曰。爭些送了我性命。把山中驚恐事說曰。皆是你眾道士戲弄俺道官。道官等怎敢道是天師試探太尉之心。本

梁張寶死戰得脫。操見過皇甫嵩。朱雋隨即引兵追襲張梁。張寶去了。寫曹操忽然飛來却說玄德引關張來。潁川聽得喊殺之聲。又望見火光燭天。急引兵來時。賊已敗散。玄德見皇甫嵩朱雋具道盧植之意。嵩曰。張梁張寶勢窮力乏。必投廣宗去。依張角玄德可即星夜往助。玄德領命。遂引兵復回。盧植道助皇甫嵩朱雋到得半路。只見一簇軍馬護送一輛檻車。車中之囚乃盧植也。更極玄德大驚。滾鞍下馬。問其緣故。植曰。我圍張角將次。可破。因角用妖術。未能即勝。張角好術在盧植朝廷差黃門左曹前來體探。問我素取賄賂。我答曰。軍糧尚缺。安有餘錢。奉承天使。在曹救帳。回奏朝廷。說我高壘不戰。情慢軍

山雖有蛇虎。並不傷人。太心。因此朝廷震怒。遣使將董卓來。依將我兵。先取我回京。問罪。張飛聽罷。大怒。要斬護送軍人。以救盧植。快人立德。急止之曰。朝廷自有公論。汝豈可造次。軍士簇擁盧植去了。關公曰。盧中郎已被逮。別人領兵我等去無所依。不如且回涿郡。玄德從其言。遂引軍北行。行無二日。忽聞山後喊聲大震。玄德引關張縱馬上高岡望之。見漢軍大敗。後面漫山塞野。黃巾蓋地而來。旗上大書天公將軍。真是意玄德曰。此張角也可速戰。玄德兩番在來本要助戰。却都未戰。今引兵欲回本不想戰。却反得一戰。三人飛馬引軍而出。張角正被敗。董卓乘勢趕來。勿過三人衝殺。角軍大亂。敗走五十餘里。三人救

太尉曰。京之曰。這場離事。已都完成了。太尉見說。方纔放心。道官排宴款待。太

尉請將丹詔留在上清宮
龍香就三清殿下焚了次
日道官請太尉遊山行至
宮前宮後玩景又行至右
廊另外一所殿宇門上用
着大鎖鎖上上面貼了十
數道封皮又重疊着祿
印牌額上寫四個金字伏
魔之殿太尉指曰此殿是
何處道官答曰此是先天
老祖天師鎮鎮魔之殿
太尉又問如何用許多封
皮道官曰此是太師祖師

卓奇絕 卓問三人現居何職玄德曰白身卓甚輕
之不為禮可惡立德出張飛大怒曰我等親赴血戰
救了這廝他却如此無禮若不殺之難消我氣便要
提刀入帳來殺董卓
禮便見盧植受屈便要救見董卓無
第一快人 正是
人情勢利古猶今 誰識英雄是白身
安得快人如翼德 盡誅世上負心人
畢竟董卓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二回
張翼德怒鞭督郵
何國舅謀誅宦豎
翼德要救盧植了曾救得要殺董卓不曾殺得

洞之國師封鎖至今但是
經傳一代天師便添一道
封皮子孫不得妄開經今
九代祖師這鎖却用銅汁
灌鑄不知裡面的事太尉
心中驚怪便對道官曰你
且開門待我看魔玉甚麼
模樣道官告曰先祖天師
叮嚀告戒不許擅開太尉
笑曰我讀古聖之書何曾
見鎮魔之法我不信可打
開門我看道官再三哀告
太尉曰你若不開我回朝

今遇督郵更不能耐矣查郵竄國害民是又一
黃巾也柳條一頓可謂再破黃巾第二功
寫翼德十分性急接手便寫何進十分性慢性
急不曾誤事性慢誤事不小人謂項羽不能忍
是性急高祖能忍是性慢此其說非也項羽刻
印將封印做而不忍與鴻門會上范增三舉決
而不忍發正病在遲疑不斷何嘗性急高祖四
萬斤金可指則捐之三齊九江大梁之地可割
則割之六國則可銷則銷之鴻溝之約可背則
背之正妙在果斷有餘何嘗性慢
西漢則外戚盛于宦官東漢則宦官盛于外戚
惟其外戚盛也故初則產祿幾危漢在後則王

奏你有違聖旨即將你們
問罪道官只得把封皮揭
了將鐵鎚打開大鎖把門
推開那殿內黑暗暗的大
尉令取火把來照時只見
中央有個石碑約有五丈
尺高下面石龜平陷在泥
裡照碑碣前面都是龍章
鳳篆天書符籙人皆不識
照碑背後却有四個真字
過洪而開却不是三來天
靈皇合當出世三來宋朝
必顯忠良三來宏巧遇着

莽遂移漢鼎而宦官如弘恭石顯輩雖嘗擅權
未至如東漢之橫是西漢之亡亡於外戚也若
東漢則不然外戚與宦官迭為消長而以宦官
圖外戚則常勝如鄭眾之殺竇憲單超之殺梁
冀是也以外戚圖宦官則常不勝如竇武見殺
于前而何進復見殺于後是也是東漢之亡亡
于宦豎也然竇武不勝止于身死何進不勝遂
以亡國何也曰召外兵之故也外戚圖之而不
勝至召外兵以勝之而前門拒虎後門進狼國
於是乎非君之國之亂漢者宦豎也亡漢者外
鎮也而召外鎮者外戚也然則謂東漢之亡亦
亡於外戚可也

大尉大喜便
對眾道官曰你等阻留我
却怎的數百年前已註我
姓氏在此分明是教我開
看汝眾人與我掘開且看
底下是何物道官曰不可
掘動恐有不便大尉不聽
令眾太先把碑牌放倒一
齊併力掘起那石龜又掘
下去見一片大青石板拉
起看時却是無底深穴忽
然穴內喇喇一聲响喘
恰似

前於立德傳中忽然大敘曹操此又於立德傳
中忽然帶去三堅一為魏太祖一為吳太祖二
分鼎足之所從來也分鼎三處一在魏而伏線則
已在此此全部大開曰處
三大國將興先有三小醜為之作引三小醜既
滅又有眾小醜為之餘波從來實事未嘗徑遂
率直奈何今之作裨官者本可任意添設而反
徑遂率直耶
且說董卓字仲須備西臨洮人也官拜河東太守自
來驕傲一未一傲便算不得
性發便欲殺之立德臨關公急止之曰他是朝廷命
官豈可擅殺飛曰若不殺這厮反要在他部下聽令

天摧地湧海撼山崩錢
塘江上潮頭浪湧出海
門來太華山頭巨靈神
一劈山峰碎共三忿怒
撞倒了不周山力三飛
鎚擊碎了始皇第一風
撼折千竿竹百萬軍中
半夜雷

只見一道黑氣從穴裡沖
將起來掀揚了半邊殿角
那道黑氣直沖上半天中
散作百十道金光去了眾
人大驚發喊都奔將出

其實不甘二兄便要住在此我同投別處去也在後

慎急語不然三人義同生死何出此言立德曰我三人義同生死豈可

相離不若都投別處去便了飛曰若如此稍解吾恨

於是三人連夜引軍來投朱雋待之甚厚谷兵二

處進討張寶是時曹操目跟皇甫嵩討張梁大戰于

曲陽首卷夾敘曹操此處還他這裡朱雋進攻張寶

張寶引賊眾八九萬屯于山後雋令立德為其先鋒

與賊對敵張寶遣副將高昇出馬搦戰立德使張飛

擊之飛縱馬挺矛與高昇大戰不數合刺昇落馬立德

麾軍直衝過去張寶就馬上披髮仗劍作起妖法只

見風雷大作一股黑氣從天而降黑氣中似有無限

人馬殺來前張角妖術只在虛境口中虛點點立德

來曉得此大尉自臉口呆妖術我來日可宰猪羊狗血令軍士伏于山頭候賊

問曰定了甚麼妖怪從此起來從高坡上滾之其法可解立德聽令撥開公張

宋朝皇帝夜眠不穩書却飛各引軍一千伏于山後高岡之上盛著羊狗血并

忘浪直使蛇子城中藏虎穢物準備次日張寶搖旗擂鼓引軍搦戰立德出迎

豹豹見注內聚飛龍且聽交鋒之際張寶作法風雷大作飛砂走石黑氣漫天

下回分解

第一回

王教頭私走延安府

九紋龍大鬧史家村

千古幽局一旦開

天罡地煞出泉台

自來無事後生事

本為禮次却惹災

滾滾人馬自天而下立德撥馬便走張寶驅兵趕來

將過山頭開張伏軍放起號炮穢物齊滾但見空中

紙人草馬紛紛墜地風雷頭息砂石不飛太平要術

○開公當日已可與張寶見解了法急欲退軍左開

公右張飛兩軍都出背後立德朱雋二齊趕上賊兵

大敗立德望見地公將軍旌號飛馬趕來張寶落荒

社稷從今雲擾擾

兵戈到處備珍珍

高倣好依真堪恨

洪信從今惹禍胎

當時道官對洪大尉說是

老祖天師洞立真入鎮鎮

着三十六員天罡星七十

二座地煞星共一百零八

個魔君上立石碑刻着龍

章鳳家天符鎮住若放他

出世必害天下生靈如今

走脫急會行天師聽了

大驚收拾同眾入回京在

而走立德發箭中其左臂前寫開張寶帶箭也脫

走入陽城堅守不出朱雋引兵圍住陽城攻打一面

差人打探皇甫嵩消息探子回報只如此帶筆接敘

且說皇甫嵩大獲勝捷朝廷以董卓屢敗命高代

之帶應高到時張角已死了却張梁統其眾與我軍

相拒被皇甫嵩連勝七陣斬張梁于曲陽了却張

角之眾戮尸梟首送往京師餘眾俱降朝廷加皇甫

嵩為車騎將軍領冀州牧皇甫嵩又表奏盧植有功

拜為左將軍復盧植原官又帶應曹操亦以有功除濟

南相即日將王甫赴任一場大事只就天子回

參奏德德聽言催促軍馬悉力攻打陽城賊勢

危急賊將嚴政刺殺張寶獻首投降了却張寶以

引而天公先亡人公次之地公後亡正應着朱雋遂

魏先在蜀次之吳又次之天然一箇小樣子三人方死又

平敷郡上表獻捷時又黃巾餘黨三人有二人作餘

洪趙弘韓忠孫仲聚眾數萬望風燒劫稱與張角報

仇朝廷命朱雋即以得勝之師討之雋奉詔率軍前

進時賊據宛城雋引兵攻之趙弘遣韓忠出戰雋遣

立德關張攻城西南角韓忠盡驅精銳之眾來西南

角抵敵朱雋自縱鐵騎二千徑取東北角賊恐失城

急棄西南而回立德從背後掩殺賊眾大敗奔入宛

城朱雋分兵四面圍定城中斷糧韓忠使人出城投

降雋不許不許待官見立德曰昔高祖之得天下蓋為能

招降納順公何拒韓忠耶雋曰彼一時此一時也昔

秦項之際天下大亂民無定主故招降賞附以勸來

莫未行書

位一十八年又傳位哲宗

年英宗傳位神宗神宗在

十二年傳位英宗在位四

奏賞賜洪信在位四

傳而來面君復命仁宗准

莫未行書

莫未行書

十五

天下太平四方無事直諫
東京開封府沐深置武軍
一個浮浪子弟姓高名休
自來好使鎗棒相撲頑耍
踢得好氣整京師人都叫
他做高越後來教跡將氣
越越字去了毛傍添作立
人名為高休在東京城裡
因幫生錢三員外兒子賭
錢被他父親告了府尹把
高休斷了四下杖送配出
界不許東京城裡人與
高休無計只得投奔在
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反若容其降無以勸善使
賊得利恣意劫掠失利便投降此長寇之志非良策
也此是立德曰不容寇降是矣今四面圍加鐵桶賊
左降不得必然死戰萬人一心尚不可當况城中有
數萬死命之人乎不若撤去東南獨攻西北賊必棄
城而走無心戀戰可即擒也兩箭都是雋然之隨撤東南
二面軍馬一齊攻打西北韓忠果引軍棄城而奔雋
與立德關張率三軍掩殺射死韓忠了却餘皆四散
奔走正追趕間趙弘孫引賊眾到與雋交戰雋見
勢大引軍暫退弘孫復奪宛城雋離十里下寨
欲攻下宛見正東一彪人馬到來來得為首一將
生得廣額闊面虎睛龍鬚與郡富春人也姓孫名堅

州柳世孫三年後來晉
宗因拜南郊人燕天下高
休要回東京這柳世孫却
和東京城裡金梁橋下開
生藥舖董將軍是親為了
封書與高休去投董將十
家過活高休辭了柳大郎
回東京至董軍呈上世孫
的書董將軍看畢思目
高休是個浪子若留了他
必定惹壞吾兒待不收留
又有了柳大郎面情只得
權且留下一日將世孫計

字文臺方孫武子之後年十七歲時與父錢塔見
海賊十餘人劫取商人財物于岸上分贓至謂父曰
此賊可擒也遂奮力提刀上岸揚聲大呼東西指揮
如喚人狀賊以為官兵至盡棄財物奔走堅趕上殺
一賊亦是自由是郡縣知各薦為校尉後會妖賊
許昌造反自稱陽明皇帝聚眾數萬堅與郡司馬伯
鼻勇士千餘人會合州郡破之斬許昌并其子許韶
刺史臧良上表奏其功除堅為鹽漬丞又除許韶丞
自此今見黃巾寇起聚集鄉中少年
及諸商旅并淮泗精兵一千五百餘人前來接應堅
為吳國孫權之弟故百朱雋大喜便令堅攻打南門
立德打北門朱雋打西門留東門與賊走孫堅首先



三國志卷之六十一 魏書 朱雋傳 朱雋字文臺 丹陽人也 雋少時 父文臺 為 縣 吏 雋 年 十 七 歲 時 與 父 錢 塔 見 海 賊 十 餘 人 劫 取 商 人 財 物 于 岸 上 分 贓 至 謂 父 曰 此 賊 可 擒 也 遂 奮 力 提 刀 上 岸 揚 聲 大 呼 東 西 指 揮 如 喚 人 狀 賊 以 為 官 兵 至 盡 棄 財 物 奔 走 堅 趕 上 殺 一 賊 亦 是 自 由 是 郡 縣 知 各 薦 為 校 尉 後 會 妖 賊 許 昌 造 反 自 稱 陽 明 皇 帝 聚 眾 數 萬 堅 與 郡 司 馬 伯 鼻 勇 士 千 餘 人 會 合 州 郡 破 之 斬 許 昌 并 其 子 許 韶 刺 史 臧 良 上 表 奏 其 功 除 堅 為 鹽 漬 丞 又 除 許 韶 丞 自 此 今 見 黃 巾 寇 起 聚 集 鄉 中 少 年 及 諸 商 旅 并 淮 泗 精 兵 一 千 五 百 餘 人 前 來 接 應 堅 為 吳 國 孫 權 之 弟 故 百 朱 雋 大 喜 便 令 堅 打 打 南 門 立德 打 北 門 朱 雋 打 西 門 留 東 門 與 賊 走 孫 堅 首 先

對高休曰弟欲留公在家登城斬賊二十餘人賊眾奔潰趙弘飛馬突朔直取
恐悞了足下我轉薦足下孫堅堅從城上飛身奪弘朔刺弘下馬趙弘却騎弘
與蘇學士久後必得出身馬飛身往來殺賊見仲謀分鼎亦易易子仲弘賊
意示如何高休大喜置將突出北門正迎立德無心戀戰只待奔逃立德張弓
去即使人持書勸高休到一箭正中孫仲翻身落馬仲朱雋大軍隨後掩殺
學士府學士出堂見了高休斬首數萬級降者不可勝計南陽一路十數郡皆平
休看了來書心下想曰不孫班師回京詔封為車騎將軍河南尹雋表奏孫堅
如薦地去勸馬王普卿府劉備等功堅有人情除別郡司馬上任去了分本事
裡做個親隨人次日修書須看人惟立德聽候日久不得除拔三人鬱
一封使人送高休去王都不樂上街閒行正值郎中張鈞車到立德見之自陳
太尉處這太尉乃是哲宗功績約大驚隨入朝見帝曰昔黃巾造反其原皆由
的妹夫神宗皇帝約對馬他喜愛風流人物常與
他喜愛風流人物常與十常侍責官

馬只蘇學士差人送高休
來拜見了即隨寫回書收

亂今官斬十常侍懸首南郊遣使者布告天下有功
者重加賞賜則四海自清平也不提起劉立德却只

留高休做個親隨人忽

論十常侍奏帝曰張鈞欺主帝令武士逐出張鈞十
常侍共議此必被黃巾有功者不得除授故生怨言

日王太尉慶生辰安排進

權且教省家銓注微名待後却再理會晚即伏後

宴專請小舅端王這端王

着因此立德除授定州中山府安喜縣尉克日赴任

乃神宗第十一子哲宗御

立德將兵散回鄉里細帶親隨二十餘人與關張

弟見草東駕排號九大王

來安喜縣中到任署縣事一月與民秋毫無犯民皆

是聰明俊俏人物更兼琴

感化到任之後與關張食則同與寢則同牀如立德

棋書畫踢毬打醮儒釋道

在稠人廣坐閑張侍立終日不倦今復有此結到縣

教無所不通品竹調絲吹

未及四月朝廷降詔凡有軍功為長吏者當沙汰立

揮歌舞自不必說當日王

德疑在道中無人情者如此適督郵行部至縣立德

太尉府中準備筵宴但見

香林會集花插金瓶仙



首院鏡春新聲教坊司出郭迎接見督郵施禮督郵坐于馬上惟微以鞭指
頻呈妙藝永晶燭因盡回答可惡打關張二公俱怒及到館驛督郵南面高坐
都是紫府瓊漿琥珀盃之德侍立塔下良久督郵問曰劉縣尉是何出身所
中滿泛着瑤池玉液代與重卓如出一口勢
瑁盤盤着仙桃異果琥珀小人夫都如是
琉璃陳下熊掌駝蹄鮮冰郡勳戮黃巾大小三十餘戰頗有微功因得除今
鱗膾切銀絲細細茶烹職督郵大喝曰汝詐稱皇親虛報功績自今朝廷降
玉蕊紅裙舞女盡隨着詔正要沙汰這等濫官汚吏
眾板響舞翠袖歌姬簇該打立德嗒嗒連聲而
捧定龍笙鳳管兩行珠退歸到縣中與縣吏商議吏曰督郵作威無非賈賄
翠立皆前一派笙歌隨賂耳此等機問還立德曰我與民秋毫無犯那得財
座

端王來都尉府中赴宴

進款杯端王起身淨手來過
書院裡見案上一對羊脂
玉碾成的鎮紙獅子極做
得細巧端王拿起看了一
會因好王都尉見端王心
愛便說日再有一個玉龍
筆架也是那匠人做的明
目一併相送端王大喜稱
謝依舊入席至暮方散次
日王都尉取出玉龍筆架
王獅子鎮紙使高俅送投
端王府中來院公出見引
到庭前高俅看見端王頭
痛打立德忙去觀之見縛者乃督郵也高坐人

端王來都尉府中赴宴

來了督郵作威見五六十箇老人皆在門前痛
定然不知有老張見五六十箇老人皆在門前痛
哭飛問其故眾老人答曰督郵逼勒縣吏欲害劉公
我等背來苦告不得放人反遭把門人趕打張飛大
怒睜圓環眼咬碎鋼牙滾鞍下馬逕入館驛把門人
那裏阻擋得住真奔後堂見督郵正坐廳上將縣吏
綁倒在地飛大喝管民賊認得我麼
快人快事快刀快
在絕無商量督
郵未及開言早被張飛揪住頭髮扯出館驛直到縣
前馬槽上縛住前日坐馬上今日
攀木柳條去督郵
兩腿上着力
更丁打得暢快督郵所望者恭修全一
連打折柳條十段木可當甘棠之
立德正納悶間
聽得縣前喧鬧問左右答曰張將軍綁一人在縣前
痛打立德忙去觀之見縛者乃督郵也高坐人

戴軟紗唐山身穿紫綉袍
腰繫雙絲足穿嵌金線靴
與三五個小黃門相伴踢
氣毬高球立在從人背後
伺候也是高球台當發跡
那個氣毬直送到高球身
邊那高球見氣毬來到身
邊便使個鴛鴦踢踢還端
王端王大喜問曰你是甚
麼人高球跪下曰小人見
王都尉親隨便令賞送兩
般古玩上大王有書
呈一端三寶了玩器即令

此千立德驚問其故氣自此等害民賊不打死等甚
快人快語督郵告白立德公救我性命不敢不敢我
絕無商量督郵告白立德公救我性命本詐稱皇親
邊轉過關公來自見其建許多大功僅得縣尉今反
被督郵侮辱辱吾思枳棘叢中非橫嶺鳳之所不如殺
督郵棄官歸鄉別圖遠天之計落法立德乃取印
綬挂于督郵之頸可謂挂責之曰據汝害民本當殺
耶今姑饒汝命立德竟將打死之問公乃欲殺之而
不降吾繳還印綬從此去矣如此殺印駢官督郵歸
告定州太守太守由文有府差人捕捉立德關張三
人往代州投密恢恢見立德乃漢室宗親留匿在家
不願下却說士常侍既握重權互相商議俱有不

收了便問高球你原來會
踢氣毬喚作甚名高球跪
答小人名喚高球這氣毬
胡亂踢得幾脚端王曰你
便踢一回高球拜曰小的
是何等樣人敢與大王下
脚端王曰這是齊雲社名
為天下圓但踢何妨高球
叩頭解膝上場纔踢幾脚
端王喝采高球把平生本
事都使出來那氣毬一似
鯨膠粘在身上端王大喜
留住高球次日設宴請王

從已者諫之趙忠張讓差人問破黃巾將士索金帛
不從者秦罷職皇甫嵩焦皆不肯與趙忠等俱奏
罷其官帝又封趙忠等為車騎將軍張讓等十三人
皆封列侯朝政愈壞人民嗟怨於是長沙賊區星作
亂又是黃漁陽張舉張純反舉稱天子純稱大將軍
又是兩箇表章雪片告急十常侍皆藏匿不奏一日
帝在後園與十常侍飲宴諫議大夫劉陶逕到帝前
大慟帝問其故陶曰天下危在旦夕陛下尚自與閹
宦共飲即帝曰國家承平有何危急陶曰四方盜賊
並起侵掠州郡其禍皆由十常侍賣官害民欺君罔
上朝廷正人皆去禍在目前矣劉陶不十常侍皆鬼
冠跪伏於帝前曰大臣不相容臣等不能活矣願乞

都尉赴曼王都尉見了人
 旨隨即來到宮中端王先
 謝王玩器請入席飲曼簡
 端王曰這高林賜得兩脚
 好氣毡孤欲用此人做親
 隨如何王都尉曰既殿下
 欲用此人就當伏侍端王
 執杯相謝至起筵罷王都
 尉曰回端王自得高林未
 及兩月哲宗崩未有太子
 武商議即立端王為天
 號曰徽宗皇帝登基之
 時擢舉高林做到殿帥府

性命歸田里將家產以助軍資言罷痛哭何異胡姬
 好豎妖姬夜半之哭帝怒謂陶曰汝家亦有近侍之人何獨不
 容朕耶時武士推出斬之劉陶大呼臣死不惜可憐
 漢室天下四百餘年到此一旦休矣好劉武士擁陶
 出方欲行刑一大臣喝住曰勿得下手待我諫去眾
 視之乃司徒陳耽逕入宮中來諫帝曰劉諫議得何
 罪而受誅帝曰毀謗近臣冒瀆朕躬耽曰天下人民
 欲食十常侍之肉陛下赦之如父母身無寸功皆封
 列侯現封諸等結連黃巾欲為內亂照應陛下今不
 自省社稷之危崩摧矣言言帝曰封諸作亂其事不
 明十常侍中豈無一二忠臣諫之曰雷陳耽以頭種
 階而諫好陳帝怒命牽出與劉陶皆下獄是夜十常

典傳之職高林即選首曰
 到任所有一應牙將都軍
 禁軍馬步兵等都來款拜
 只欠一名乃八十萬禁軍
 教頭王進軍政司稟曰半

侍即於獄中謀殺之可惜假帝詔以孫堅為長沙太
 守討區星不五十日報捷江夏平了却星詔封堅為烏
 程侯封劉虞為幽州牧領兵往漁陽征張舉張純代
 州劉恢以書薦立德見虞虞大喜今立德為都尉引
 兵直抵賊巢與賊大戰數日挫動銳氣張純專一凶

月之前已有病狀不曾入
 衙高林怒曰此人推病在
 家隨即差人拿王進且說
 這王進止有老母無妻子
 脾軍來拿王進只得推病
 入府恭見拜了高林曰你
 是都軍教頭王真的兒子
 麼王進直曰小人便是高

暴士卒心變帳下頭目刺殺張純將頭納了却張純率
 眾來降張舉見勢敗亦自縊死了却漁陽盡平劉虞
 表奏劉備大功朝廷赦免鞭督郵之罪落得除下密
 丞遷高堂尉公孫瓚又表陳立德前功薦為別部司
 馬守平原縣今立德在平原頗有錢糧軍馬重整舊
 日氣象劉虞平寇有功封大尉前文至中平六年夏
 四月靈帝病篤召大將軍何進入宮商議後事何進

依喝自你是街市使花
棒高膏藥的你如何敢不
伏我燕視該病在家王進
告曰小人怎敢實是患病
高依罵曰你既患病如何
來得鳴令左右拿下王進
與我重打衆牙將皆曰
今日是老爺上任好日子
免這次高太尉喝曰且看
衆將之面饒你明日理會
王進起來認得是高依出
衙門笑曰只道是甚麼高
殿帥原來是東官對廟的

事那何進起身屠家因妹入宮為貴人生皇尊
立為皇后進由是得權重任帝又寵幸王美人生皇
子協何后嫉妬殺王美人音美皇太子協養于董太后
宮中董太后乃靈帝之母解濟亭侯劉貴之妻也初
因桓帝無子迎立解濟亭侯之子是為靈帝靈帝入
繼大統遂迎養母氏于宮中尊為太后補補董太后
○迎養則可尊為太后非禮也若尊董氏為太后亦
將與解濟亭侯為太皇太后當時無有諫者蓋出好邪
權權言耳董太后嘗勸帝立皇子協為太子帝亦偏
愛協欲立之當時病篤中常侍蹇碩奏曰若欲立協
必先誅何進以絕後患帝然其說因宣進入宮進至
宮門司馬潘隱謂進曰不可入宮蹇碩欲謀殺公進
大驚急歸私宅召諸大臣欲盡誅蹇碩座上二人挺

圓社那高一先時曾學使
棒破我父親一棒打散他

身出曰宦官之勢起自沖質之時朝廷遂為極廣安
能盡誅倘機不容必有滅族之禍請細詳之道破進

今日要報前仇回到家中
對娘說知此事母子抱頭

視之乃典軍校尉曹操也進叱曰汝小童安知朝廷
大事不知後來朝廷大事正躊躇間潘隱至言帝已
崩今蹇碩與十常侍商議秘不發或矯詔宣何國舅

而哭王進自見了事思不
如逃去延安府老種經家

入官欲絕後患册立皇子協為帝說未了使命至宣
往遠人以定後事操曰今日之計先宜正君位然後

相公各下按他方可安身
母曰門前兩個牌匾是殿

圖賊進曰誰敢與吾正君討賊一人挺身出曰
願借精兵五千斬關入內册立新君盡誅鬪豎掃清

帥撥來的他若知便走不
脫王進自不妨兒身自有

朝廷以安天下語亦不進視之乃司徒袁逢之子袁
操之姪名紹字本初見為司隸校尉何進大喜遂點

道理當晚對兩個牌軍云
我因前日患病在酸棗門

御林軍五千紹全身披挂何進引何顯荀攸鄭泰等

外岳廟裡許下香愿明日

御林軍五千紹全身披挂何進引何顯荀攸鄭泰等

要去燒香你今晚去買三
大臣三十餘員相繼而入就靈帝極前扶立太子辨
牲先去對廟祝說知二人
即皇帝位百官呼拜已畢袁紹入宮收蹇碩頭慌走
領命去了當夜子母收拾
行李出了西華門望延安
而去且說兩個牌軍買了
福物在廟中等到次日已
牌不見來二人心驚走回
見鎖了門直尋到晚不見
踪跡兩人恐怕連累及已
即投殿帥府中首告說王
進一家逃走不知去向高
大尉大怒即押支書行問
各州府捉拿不題且說王
進聽罷出謂眾官曰蹇碩設謀害我可族滅其家其
餘不必更加怨言何進如此無袁紹曰若不斬草除
根必為喪身之本是進曰好意已決汝勿多言眾官
皆退次日太后命何進悉錄尚書事其餘皆封官職
董太后宣張讓等入官商議曰何進之妹始初我擅
舉他今日他孩兒即皇帝位內外臣僚皆其心腹威
權太重我將如何讓奏曰娘娘可臨朝垂簾聽政封
皇子協為王加國舅董中太官掌軍權重用臣等
張讓意中只重此句大事可圖次董太后大喜次日設朝董太
后降旨封皇子協為陳留王重重為驃騎將軍張讓
等共預朝政何太后見董太后專權于官中設一宴
請董太后赴席酒至半酣何太后起身捧杯再拜曰
我等皆婦人也奈預朝政非其所宜昔呂后因握重
權宗族干口皆被戮今我等宜深居九重朝廷大事

進子尋自離東京在路月
餘一日天晚不覺錯過宿
店捋到一處是一所大庄
王進到庄前敲門有一庄
客出來王進施禮曰小人
母子貪行些路錯過客店
來收貴店借宿明早便行
庄客入報出來言曰太公
教你兩人進去王進同母
入到草堂見太公各敘禮
畢太公問曰客官貴處因
甚麼這晚到此王進曰小
人姓張原是京師人要去

延安府投奔親眷太公曰任大臣元老自行商議乃國家之幸也願垂聽焉
 既如此但村中無甚相待是借言是董后大怒曰汝醜死王美人設心嫉妬
 休得見怪王進謝曰家心一卒命倚汝子為君與汝兒何進之勢輒敢亂言
 厚意無恩可報晚飯畢太公引王進至母到客房安
 歇王進曰小人的馬相煩寄養一發還錢太公曰武
 家也有頭口叫唐客牽去後槽喂養王進謝了各自
 安歇次日天明王進收拾要行來後槽看馬只見空
 地上有一個後生脫胸刺着一身青龍拿一條棍在
 手知事急自刎于後堂家人舉哀軍士方散以非戚族
 護段珪見董后一枝已廢遂皆以金珠玩好結構何

那相使王進笑曰只是有進弟何苦并其母何苦并其母陽春令甲晚八何太后處善言
 些破綻那後生聽得喝曰遊散因此十宮又得幸一班人六月何進暗便
 你是甚人敢笑我的本意人醜殺董后于河間驛稱太后則不可然迎養官
 德曾經七八個明師到不之外藩而又醜殺之何進之男大矣○今日姓何舉
 如你麼說猶未了太公來

到喝那後生不得無禮那後生曰臣耐這廝笑我的
 棍法太公曰容官具非會使棒麼王進曰恩曉得些
 敢問道後生是誰太公曰是老漢的兒子王進曰既
 然是小官人小人點撥他可知讓等轉告何苗又多送賄賂苗入奏何后云大
 端正何如太公曰怎的極將轉佐新君不行仁慈專務殺伐今無端又欲殺

好便與那後生來叫師父
後生曰爹爹你聽這廝胡
說他若處處我一根我便
拜他為師王進曰小官人
若不當真時較量一棒要
與那後生拿一條棒便得
似風車兒轉轉王進曰
你來你來王進只是笑不
敢動手太公曰各官既皆
見教小可便一棒何妨王
進笑曰只恐神槍不令即
太公曰這個不妨客官只
看王進王進曰想我王進
不在此心若欲謀官官如鼓洪爐燻毛髮耳信當速發
况國家大事平今將軍仗皇威舉兵莫能驕慢步高
云卷目而捕撫雀是自欺也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
胸中便發檄至各鎮召赴京師主簿陳琳曰不可俗
漆

一係在王使個旗鼓
那後生輪轉滾過來王
進托地拖了棒便走那後
生又趕入來王進回身舉
棒望空劈將下來那後生
用棒來隔王進取不打下
來棍棒望後生懷裡只一
針那後生的棒去在一邊
撲地倒了王進連忙進前
扶住回休休怪休怪那後生
扒將起來下拜曰他自經
了許多教頭皆不如客官
願請賜教王進曰俺母子
關英雄聚會各懷一心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
必不成反生亂矣良言直語何進笑曰此懦天之見
也到底不聽傷邊一人鼓掌大笑曰此事易如反掌
何必多議視之乃曹操也正是
欲除君側宵人亂 須聽朝中智士謀
不知曹操說出甚話來且聽下文分解

第三回

議溫明董卓叱丁原

魄金珠李肅說呂布

天子者日也日而借光於螢火不成其為日矣
後人以孔明在蜀耿耿如長庚之照一方夫長
庚則固勝於螢光百倍也